

著 瑩水謝

# 空谷幽蘭



廣文書局印行

蘭 幽 谷 空

著 瑩 冰 謝

行 印 局 書 文 廣

中華民國五十二年九月初版

空 谷 幽 蘭

定價二十五元

著 作 人：謝

冰

瑩

封 面 設 計：高

山

嵐

發 行 人：王

道

榮

發 行 者：廣

文 書

局

臺北市桂林路八十七號

郵政劃撥二一九九號

電話 三〇二八六號

經 銷 者：各 大 書 局

內政部出版登記證臺業字第〇五四九號

## 序



記得在馬來亞的時候，小女曾經勸告過我，要我從此以後不再寫小說；原因是時代不同了，我不了解青年男女們的生活情形。

因為身體健康的關係，醫生早已要我停筆靜養，此後我恐怕真的會與小說絕緣了！只選了這八篇付印，做個紀念；順便我在此簡單地介紹一下內容：

「離婚」是我用第一人稱寫朋友的故事，曾在「無題集」上發表過，後來又被香港沒有道德的書商盜印成單行本，有少數讀者誤會是寫我自己的事，來信要為我大打抱不平，鬧了不少笑話；由此可見文藝感人之深，它是的確能引起共鳴作用的。去年暑假，我和雪林姊在日月潭住了一星期，只修改了「離婚」和「空谷幽蘭」兩篇，承雪林指教，特此致謝。

「失足」和「愛與恨」都是以南洋為背景，像這一對青年男女，在任何地方都可發現，他們容易感情衝動，不顧後果，等到受過一次打擊之後，才大覺大悟。這是青年人的悲哀，我之所以寫出這兩個真實的故事，希望能收到一點前車之鑒的效果。「元宵夜」和「玲玲」，是描寫一對大學生的戀愛故事。我站在超然的立場，對於男女雙方都不加以偏袒的描寫，他們戀愛的出發點，都不大純正，我是以批評的態度在暗示沉醉在愛河中的青年朋友。

「空谷幽蘭」，也是寫的一個真實故事。我一方面在描寫女主角一生不幸的遭遇；另一方面我介紹了華山的全部風景。我在西安住了三年，曾兩次在華山度過炎熱的暑假，對於那裡的危岩削壁，我都太熟悉了。曾經有幾位朋友偏愛這種體裁，說它是遊記小說。

「文竹」，很像一篇小品文，又像一篇用平敘法以第一稱寫的短篇小說，爲了我希望有一天，我的好友文竹和向思，能夠讀到它而破鏡重圓，那麼我發表它的目的便達到了。

最後，我要說到「林覺民之死」了。

過去我只寫過兩篇歷史小說：一篇是「苗可秀」，一篇是「趙老太太」。當杜呈祥先生主編「新時代」的時候，他曾再三到舍下來要我寫幾篇歷史小說給他刊載，我認爲歷史小說最不容易寫，一定要根據真實的史料，不能由你隨便去想像；更不能歪曲事實，甚至無中生有，所以我不敢輕易動筆；只因爲我在中學時代，讀過林烈士的「與妻訣別書」，非常感動，所以寫了這篇小說；爲了紀念已做古人的杜先生，也把它收集在這裡。

我誠懇地期待朋友們的指教與批評。

冰  
瑩 揮汗寫於五二年八月十五日

# 空谷幽蘭 目錄

序	一
離婚	一
失足	八五
愛與恨	九七
元宵夜	一三〇
玲玲	一四二
空谷幽蘭	一五三
文竹	二〇三
林覺民之死	二一八

# 離 婚

## 一 甜蜜的回忆

×月×日

何太太告訴我，航空司令部得到可靠的情報，敵機又要在這幾天來成都實行疲勞轟炸了！她希望我把要緊的東西裝在一口小箱子裏，以便隨時帶在身邊好跑警報。我把箱子打開來，第一樣被我視為最重要的是強的情書和他的日記。我好像回憶到十年前的生活，我把小小的日記簿打開，一字一字地看下去，我彷彿看到少年英俊的強在向我微笑，他的健壯的身體，他的爽朗的笑聲，他的粗黑的眉毛，閃閃發亮的眼睛，沒一樣不使我傾慕。我不懂爲甚麼當他第一次向我求婚的時候，我是那麼害怕，我的臉紅得像熟透了的蘋果，我的頭低向懷中，很久不敢拾起來，直到他狂熱地抱住我親吻的時候，我才鼓着勇氣從他的手臂裏逃走，跑到母親的房裏大哭起來：

「曼茵，什麼事？誰欺負你了？快告訴媽！」

「媽！沒……沒有人欺負我，他……他要愛我，他要……他要我嫁給他……媽，我怕！我不敢看見他……」

「傻孩子，女人總要嫁人的，有甚麼可怕？我看國強還老實，我只有你這一個女兒，將來就

把他當作自己的兒子吧。」

聽了母親的話，我哭得更傷心！我愛母親，甚於愛我自己的生命。父親去世以後，母親茹苦含辛地撫養我成人，送我進學校，因了我的美麗與聰明，不知有多少人會託人向母親說媒，或者直接寫信向我求愛；但我一來年紀還小，不需戀愛；二來也因為捨不得離開孤苦伶仃的母親，我願終身不嫁，永遠陪伴着她。

然而不知是什麼緣故，我竟被強迷住了！自從經過他那强有力的擁抱和親吻之後，我覺得一切都是屬於他了。他的熱情像火一般地把我心溶化了，我站在他的面前，好像他就是我的上帝，他就是我生命的主宰。我不自覺地發狂地愛他，像小羔羊似的服服貼貼地服從他。他——這一位富有魔力而魁梧英俊的軍人，難道是上帝特地為我安排的嗎？

他是那樣地溫存，那樣地善於體貼；最奇怪的是，他寫的情書竟是那麼纏綿，辭藻又是那麼美麗；他的日記，說得過火一點，在我看來比起「少年維特的煩惱」來還要生動，還要深刻。我老喜歡在深夜或者在清晨，躺在床上翻開他的日記，看了一遍又一遍，我寧可不吃飯、不睡覺；然而不能不看這幾本整天被我裝在口袋裏的日記。

「媽，緊急警報都放過了，你還不帶我們跑嗎？」

我只顧看日記去了，連警報也沒有聽見，望見琦兒那副着急的樣子，我趕快把情書和日記裝進了小箱，提起來就往門外跑。

「媽，不能出去了，飛機都到了頭上呢。」又是琦兒提醒我。



我抬頭一看，果然有九架敵機，排成三個品字形，正在我們的房頂上低飛，我也想許我們今天會中頭彩。我把三個孩子緊緊地抱在懷裏，旁邊放着那口小皮箱，如果遇難，等於我們一家五口同歸於盡，不能和國強在一塊兒死，能够抱着他的像片死，也算很幸福了。

還好，敵機雖然丢下了三十多顆炸彈；但連破片都沒有落到我們頭上；否則，如果孩子有一差二錯的話，我會永遠後悔，因為我是爲了看日記，才耽誤警報的。

初戀，永遠不能忘的初戀啊，是那樣熱，那樣甜……：

## 二 美麗的小家庭

×月×日

吃晚飯的時候，珍兒忽然問我：「媽，爸爸要甚麼時候才能回來？」

「打了勝仗就回來。」琦兒連忙接着說。

「什麼時候才打勝仗呢？」

星兒也發問了。

三個孩子裏面，琦兒居長，最跳皮；星兒最多情；珍兒最小，是個女孩，她長得又美又聰明，只是身體很弱，我耽心她不能長命。

「今年過年的時候，就要打勝仗了！」

我回想着，連忙把留聲機打開唱「美麗的小家庭」給他們聽。

這幾乎成了一定的習慣，每天吃完晚飯後，孩子們要聽半小時的音樂，說幾個故事，或者我們四個人玩一會兒撲克，然後再哄着他們睡覺。

在白天，我老是有片刻的休息，一天三頓飯，已經够累了；何況還要洗衣服，教孩子認字，織毛衣，補襪子……，最討厭的是跑警報。

不過雖然辛苦一點，我們到底還算是幸福的。從上海逃難到成都，跑了將近一年的警報，居然沒有遇到危險，三個孩子病都沒有生過，他們在砲火中過着沒有營養，沒有娛樂的日子，珍兒連父親是什麼模樣也記不清楚了；可是她時常想念爸爸，當她看到我和國強的結婚相片時，總是笑嘻嘻地說着：「爸爸好漂亮，媽媽也好漂亮。」

我常常告訴琦兒，我們的家是美滿的，幸福的，有這麼一個勇敢的爸爸在前線作戰，我們都感到驕傲。以他的機警和作戰的經驗，一定會百戰百勝的。每天打開報紙，第一項先看戰事消息。我天天給他去信；却總得不到他的回音，我知道隊伍在前線是流動的，他一定接不到我這些充滿了熱愛，充滿了關懷他的情書。說不定，信剛被綠衣使者送到那兒；而那兒又成了敵人的佔領區域了，唉！早知別離是這麼痛苦的，當初我為什麼要嫁給一個軍人？

已經是三個月以前的事了，強的部下楊團長來信給他的太太，裏面有一句話使我至今不大明白，他說：

「請轉告吳太太，吳旅長太想她了，請她即日來前方！」

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？難道是國強要楊團長這麼寫的嗎？爲什麼他自己不給我來信？難道真的是這麼忙嗎？我不相信，寫幾個字的功夫總有的，那麼究竟是怎麼回事？該沒有什麼變故吧？……

### 三 惡 夢

×月×日

也許是這幾天太累的緣故吧，昨夜做了好幾次惡夢；而且夢是那麽逼真，從醒來到此刻（晚上十點）爲止，我都記得清清楚楚，那些活鮮鮮的印象，恰像電影似的在腦海裏不住地放映着：在砲火彌漫的戰場上，只見刀光閃閃，敵我兩方正進行肉搏，我看見那生平沒有看過的血肉橫飛的悲慘場面，聽到他們的叫喊聲，撕殺聲，和那雄壯而尖銳的衝鋒號。我嚇得心驚膽戰，正在想要逃走，而四處都是火網，遍地都響着槍聲，我逃不出，只好蹲在一個戰壕裏暫時躲避一下，天！這是多麼悲慘的事啊！戰壕堆積着累累的屍屍，恰像沙包似的一層又一層；突然，一個不吉祥的念頭鑽進我的腦海……爲什麼不見我的強？難道他也倒下了嗎？我連忙俯下身去用手推開那些屍體，心裏一點也不害怕，只覺得悲痛萬分。

暈了，暈了！我好像中了彈似的突然暈倒了，原來我看到一個死屍正像國強的臉孔……：天呀！

我突然驚醒了！一顆驚悸的心正在卜卜地跳個不住，滿頭流着大汗，我趕快把電燈扭開，望望睡在我懷裏的珍兒是那麽恬靜；再抬起頭來望望在我對面的琦兒和星兒，也正在打着鼾聲。

這是怎麼回事呢？這樣溫暖的幽靜的春夜，我怎麼會做出這麼可怕的惡夢？難道前方的戰事吃緊了？難道我的強真的作了壯烈的犧牲？不！我聽人說，夢是往往和現實相反的，所謂「夢死得生」，如果一個病得很沉重的人，空然夢見他痊愈了，這就是他的病將有轉劇的象徵。那麼昨夜夢，也許告訴我國強很好，說不定在某一次的大戰裏，他因為有功，也許還有升為師長的希望。

這樣一想，心裏比較安靜了一點，我沒有把夢告訴孩子，而且連爸爸兩個字也避免和他們提及。

×

×

×

誰相信呢？一個旅長太太，住在兩間這麼狹小的房子裏；而且連老媽子和勤務兵也沒有一個。他的家裏處處現着破落的景象，叔父是這樣橫蠻無理，好像我是一個不正當的女人來到這裏似的，他們漠不關心，老媽子雇來了一個又跑了，一連換了二十幾個，還是找不到一個合意的。好在勤務兵李順快要回來了，這是個又老實又能吃苦耐勞的好用人，他曾在高小畢業，已經跟我們五年了，琦兒最喜歡他，我想他來之後，我就可以休息休息了。

## 四 同病相憐

×月×日

今天楊太太請吃午飯，我把孩子們都帶了去，門上一把鎖，跑到她們那裏玩了一整天，倒也十分痛快。

楊太太最喜歡打牌，今天她只準備一桌，自己坐在旁邊，一面看牌，一面打毛衣。她的女孩子小毛，越發長得漂亮了，和琦兒一般高，兩人親蜜地坐在一條小凳上看畫報，有說有笑，好像一對小情人似的，惹得星兒很生氣地說：

「哥哥只喜歡和小毛它玩，等下回家去，我和妹妹都不理他了。」

今天王營長太太特別不高興，眼睛紅腫，好像是剛哭過似的。聽楊太太說，王營長在前方居然又弄了一個女人，近三個月來，不但沒有錢寄回；而且連信都沒有，她帶着兩個孩子，還要幫着做活，那個老媽子，不是偷米，便是偷煤；加之脾氣又壞，王太太要受她的支配，她高興吃什麼菜，就買什麼菜，你如果說兩句，她就挺起胸來說：「我不幹了，你去找人吧。」

可憐王太太一口地道的江蘇話，跑到人市，還不一樣要受欺負嗎？

「真是活見鬼，別人還在羨慕我們這些軍官太太，以為只知道享福，整天打牌，過着醉生夢死的生活；其實家家有本難念的經，誰也不知道誰的痛苦。如果遇到一個好丈夫，太平盛世過着

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，倒也十分快樂；假若嫁個不爭氣的男人，一旦有權有勢了，便把結髮之妻，棄如敝屣，他不管你有吃沒吃，只和他的新太太盡情享樂，把那女人打扮得像妖精似的，你還以為他在前方拼命辛苦，其實一到換防的時候，他還不是大喝大玩，只有我們這些名義上是太太，而實際上連老媽子丫頭都不如的女人才真苦呀！」

誰也不知道楊太太爲什麼今天突然發起牢騷來？而且說得那麼認真。

「楊太太，你是在替誰發牢騷？」我很難過地問她。

「替我們女人！真的，天下最可憐的是女人！在年輕的時候，男人會把你當做神仙，他愛你，尊敬你，事事遷就你；等到你年紀大了，生了幾個孩子之後，他自自然然地會拋棄你，冷淡你。太太！那時候你就該準備『換防』啦！」

聽到「換防」兩個字，我們都哈哈大笑起來；但，誰也明白，這笑聲裏含着淚，含着辛酸，也含着無限的悲痛。

我們都從旁勸住楊太太應該放達觀些，不要老皺着眉頭，應該把希望寄託在勝利的上面。

但是，勝利究竟要那一天才能來到啊，天！

## 五 「悔教夫婿覓封侯」

×月×日

也許是春天的緣故吧，我特別想念我的強。

記得我們初結婚的那年春天，正遨遊在西子湖畔。我們住在湖濱旅館裏，面對着西湖，一連五天，每天吃過早點後，便雇一隻小遊艇，穿過三潭印月，直到湖心亭，再轉向月下老人祠。我們最愛抽籤，看誰的運氣好，一連抽了三次，每次都說我不好，婚事不成功；而強的是花好月圓人長壽，有時我表示不高興，強說：

「我們的婚事，早就成功了，籤上的文字，理會它幹什麼呢？」

「那麼，你爲什麼來這裏抽籤？」

「我以爲它還有事業方面的，誰知都是婚姻籤。」

說得我們兩人都笑了。

到如今我還記得我最後一支籤是：「水中月，鏡中花。」這不明明告訴我一切都是虛空嗎？我不相信真有神靈；更不相信這些籤語會靈驗，強和我這麼相愛，難道還有什麼變故嗎？

天氣一天比一天溫暖了，偶然帶着孩子到少城公園去走走，原來桃花都快要謝了！楊柳依依，桃花灼灼，腦海裏突然浮上「但見陌頭楊柳綠，悔教夫婿覓封侯」的句子。真的，我不應該讓

他去帶兵的，悔不該聽從母親的話，我們一同去考大學，畢業以後，就在故鄉的中學教一輩子的書，兩人永遠不離開，該是多麼快樂！

不過，話又說回來了，他是軍人，應該爲國家出力的，我不應該拿夫婦的愛來綑住他，我應該把對他的愛，盡量在兒女身上去發揮。

今天收到他的信了，雖然是寥寥幾句話，但也够使我安慰了。他一定是在戎馬倥傯的時候寫的，所以這麼簡單，字跡又這麼潦草。我在「強」字上面吻了很久，猛然想起過去我們通信的時候，他總喜歡在強字上面加上「你的」兩字，爲什麼現在沒有了，難道我的強成了別人的所有嗎？不！決不會的！從他的日記上，書信上，處處可以證明他只愛我，決不變心的，我不應該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我對不起我的強，他是個好人，我冤枉他了！

我把一封滴滿了淚珠在上面的信寄給他以後，心裏好像輕鬆多了。在信裏，我將沒有「你的」兩字，而引起我不應該有的懷疑，很坦白地告訴他，同時請他原諒。真的，一個在前線爲國流血的軍人，那裏有功夫寫「我愛你，我想你」的情書呢？我的確太不應該了！

吃晚飯的時候，星兒突然說：「媽媽瘦了！」我仔細對鏡一照，果然瘦了許多。「相思令人老」，我的消瘦，難道是爲了想念強嗎？



## 六 珍兒的死

×月×日

老天爺，你爲什麼待我這麼殘酷？奪去了我最愛的珍兒的生命！如果我前生做了什麼錯事，如果我是個壞人，你應該懲罰我，使我沒有好下場，爲什麼要把罪降臨到我可愛的、無辜的珍兒身上去呢？

我已經十多天不寫日記了，失去了我的珍兒，好像失去了我的靈魂，失去了我整個的生命！珍兒，你忍心離開你的母親；我却不能離開你呀！

我心痛，我的淚老是流個不停，我的肝腸似乎一寸寸都被痛苦絞斷了，楊太太她們都勸我不要傷心，唉！其實我的心早已碎了！

今天是我的珍兒離開世間的第十天，我不能不勉強壓抑着悲哀，把珍兒從病到死的情形詳細地告訴強。我一面寫，一面流着淚，有時淚珠把字沖洗了，我也不重寫，讓他去從我的淚痕裏去了解我的悲哀吧！

天下沒有不愛兒女的母親，何況珍兒是這麼可愛，剛滿三歲，什麼話都會說。她長得又是這麼伶俐可愛，圓圓的臉，烏溜溜的大眼睛，一張小嘴，說起話來，真像黃鶯兒唱歌一般好聽，我們都把她當作洋娃娃看待，難道這正是不吉祥的預兆嗎？